

X la magnificence
profondeur de
la lecture des

LOUIS LAMARTINE. 19 ans.

19

paradoxalement. D'ailleurs, le canapé et la
sesame, chériassez Louis comme on
cherit un fils unique, et malgrés
le contraste en rien. Quelques l'âge de
cinq ans. L'Ancien et le Nouveau Testa-
ment étaient tombés entre ses mains, et
ce livre où sont contenus tant de livres
avait décidé de sa destinée. Son imagination
imaginative comprit-elle quelque chose
des mondes? D'épître de l'apôtre
romanesques attributs de ce poème
tout orientant? ou, dans sa sévère prie-
mure, son âme sympathisait-elle avec
le sublime religieux spiritualité des
mains divines? Le reste de sa vie sera

14

17

28

long
abon-
dant
19 ans

à cette
proximité
d'autour
de la
Bible

巴尔扎克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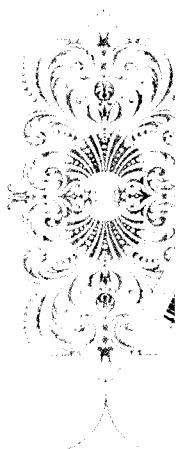
J. Balzac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全集

第二十八卷

杂著 [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Balzac

Œuvres Diverses

II

Œuvres complètes de Balzac

Louis Conard, Libraire - Édi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28)/(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
王文融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2259-6

I . 巴… II . ①巴… ②王… III . ①巴尔扎克(1799~1850)
- 全集②杂文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380 号

本卷编校人员: 艾 珮(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5 插页 1

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2500

定价 35.30 元

目 次

| | |
|------------------------|----------|
| 杂著〔二〕(1830—1832) | 王文融译 (1) |
| 拜访 | (3) |
| 《永生之旅》..... | (17) |
| 杂货商 | (21) |
| 杂货商 | (27) |
| P. L. 雅各布的画像 | (40) |
| 江湖郎中 | (45) |
| 游手好闲者与干活的人 | (51) |
| 图唐狄厄太太 | (55) |
| 水族习性 | (58) |
| 时髦用语 | (61) |
| 论文学的时尚 | (70) |
| 早餐的新理论 | (79) |
| 服饰生理学 | (85) |
| 布洛涅森林和卢森堡公园 | (94) |
| 关于植物园居民的道德哲学研究 | (100) |
| 论城堡生活 | (104) |
| 美食生理学 | (109) |
| 巴黎信札 | (114) |
| 加瓦尔尼 | (242) |

| | |
|-----------|-------|
| 大臣 | (248) |
| 上流社会一景 | (251) |
| 速写 | (255) |
| 一个废物 | (258) |
| 回忆 | (261) |
| 邻居 | (264) |
| 看病 | (267) |
| 鸦片 | (272) |
| 顽童的感恩 | (275) |
| 腹泻 | (278) |
| 文学沙龙和捧场用语 | (283) |
| 比雷特塔 | (291) |
| 办公室的当差 | (297) |
| 速写 | (300) |
| 嫉妒的工兵 | (301) |
| 漫画 | (304) |
| 搏斗 | (306) |
| 浪漫的连祷文 | (313) |
| 小针线商 | (320) |
| 姑母之死 | (323) |
| 两个朋友 | (328) |
| 爱国的吻 | (366) |
| 什么不时髦 | (369) |
| 警卫队 | (373) |
| 如果我有钱 | (378) |
| 艺术家的报复 | (384) |

| | |
|---------------------|-------|
| 阅读两院《信使报》 | (387) |
| 一个轻率之举 | (389) |
| 新年礼物 | (392) |
| 黑斯廷斯之路 | (394) |
| 生物钟 | (395) |
| 两位龙骑兵 | (397) |
| 海关职员误把酒囊当孩子 | (403) |
| 马依厄先生的漫画像 | (405) |
| 轻佻的年轻女工 | (414) |
| 为基督教所用的撒旦的排场和杰作 | (418) |
| 爱情面面观 | (421) |
| 胸像商 | (427) |
| 中学生的爱 | (432) |
| 关于戏剧自由、招贴自由和街头的浪漫主义 | (436) |
| 新戏和首次登台 | (439) |
| 翌日 | (443) |
| 普通士兵的故事 | (447) |
| 滑稽的休止符 | (450) |
| 一八三一年的酒神节画 | (451) |
| 贝朗瑞的诗神长眠于此 | (456) |
| 王家运输公司大院 | (458) |
| 龙骑兵漫画像 | (462) |
| 一个政治家庭 | (467) |
| 自由的旅行推销员 | (471) |
| 卡维的腿和莫罗-圣蒂的胳膊 | (474) |
| 智力机制 | (476) |

| | |
|----------------|-------|
| 圣西门的门徒和圣西门主义者 | (480) |
| 一八三一年的巴黎 | (483) |
|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487) |
| 讨厌鬼 | (489) |
| 爸爸的动人关怀 | (493) |
| 穿室内便袍的英雄主义 | (495) |
| 人的才华在鲸骨和劈柴上的运用 | (497) |
| 时下的议员 | (499) |
| 卡尔斯鲁厄的驯兽人 | (502) |
| 礼拜天 | (505) |
| 我的杂货铺老板的政见 | (508) |
| 长野 | (510) |
| 埋伏 | (513) |
| 议会一周 | (516) |
| 对政治的冷漠 | (522) |
| 纯行政话题 | (525) |
| 运用于一般形象的特殊标记 | (528) |
| 谈谈政治 | (530) |
| 一次庆典程序的故事 | (533) |
| 两种内阁政策的调查 | (536) |
| 卡洛斯分子的一次秘密会议 | (567) |
| 家庭室内生活画 | (570) |
| 外省人 | (575) |
| 熟人 | (578) |
| 报纸对卖俏的妨害 | (582) |
| 克拉丽丝的爱国主义 | (586) |

| | |
|------------------|-------|
| 羊毛裤和天狼星 | (590) |
| 王家桥下的午餐 | (593) |
| 公共秩序 | (596) |
| 比庸公馆的一次公卖会 | (600) |
| 大臣会议 | (605) |
| 一八三一年 | (608) |
| 最佳共和党人 | (611) |
| 唐·佩德罗二世 | (615) |
| 政治经济学 | (618) |
| 狗的断头台 | (621) |
| 现代阴谋家 | (624) |
| 地位生理学 | (627) |
| 给政界新手听的精彩而简单的回旋曲 | (630) |
| 不容置辩的逻辑 | (636) |
| 谈话 | (639) |
| 一场即兴演出的排练 | (641) |
| 银行家 | (644) |
| 助理生理学 | (647) |
| 一年中的两次会面 | (650) |
| 伟大的走钢丝演员 | (653) |
| 家丑不可外扬 | (659) |
| 《漫画》的一场官司 | (661) |
| 《谋杀》的首场演出 | (663) |
| 捧场者 | (666) |
| 历代同日大事记 | (670) |
| 历史的、爱国的和经济的感人场面 | (672) |

| | |
|----------------------------|-------|
| 对大臣们的颂扬及其遗体向先贤祠地下墓室 的移送 | (674) |
| 专区区长 | (679) |
| 从一瓶香槟引出的教训 | (682) |
|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 (685) |
| 抗流行性霍乱药的试用 | (688) |
| 心腹话 | (690) |
| 《卷发纸》 | (692) |
| 雪茄生理学 | (694) |
| 一八三一年的命运女神 | (698) |
| 漫画 | (701) |
| 选择的困惑 | (704) |
| 中国人愚弄税吏的办法 | (707) |
| 国家元首年俸的几项开支 | (709) |
| 六等罪行和六等美德 | (711) |
| 入市税征收处场景 | (714) |
| 有关任命一名警察局长的首次披露的细节 | (716) |
| 警长上马刺,妨碍做生意 | (723) |
| 荣军院的圆屋顶 | (726) |
| 莫伯日兵营的看门人 | (731) |
| 舆论的进步 | (733) |
| 《卷发纸》第二版 | (735) |
| 出发 | (737) |
| 《行军床》 | (742) |
| 编后记 | (744) |

杂著

II

(1830—1832)

王文融译

拜 访*

在年轻小姐寄宿学校

仆人通报我来了。

“您真好！”××夫人见我进来时嚷道，“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您准时。我已吩咐十二点套马。请坐。天气冷吗？天气热吗？我戴披肩还是穿皮大衣？……您的手！……喂，把手给我。可怜的朋友，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您？”

我和到达之前一样摸不着头脑。××夫人准是心中有事才夸我准时；我比她短笺上指定的时间提前来了，而对一位刁钻促狭，但真心依恋丈夫的女子来说，这个小小的细节证明的与其说是守时，倒不如说是好奇。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向她提任何问题：必须始终给自己树个好名声，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

“您就要见到她了，”她继续说，朝我点点头，“她在这儿。”

我感到一阵难过。

* 这两篇杂文分别发表在一八三〇年四月二日和十六日的《时尚》杂志上，署名阿莱克斯·伯爵。巴尔扎克在注释中说：“作者打算在一系列文章中思考妇女在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各个时期的处境。他应该从童年开始。”

“谁在这儿？”我心里想。

痛苦默默地回答了这个可怕的字眼：死了！“是的，死了！她死了！”

××夫人打铃唤贴身女仆。

“我曾感到有点为难，”她接着说，“但我的姑妈对这类事了如指掌，她向我指出一所极好的寄宿学校：我们就要去那儿……，街名是……啊！上帝！我把地址弄哪儿去了？”

贴身女仆走了进来。

“路易丝，你找到寄宿学校校长的地址了吗？”

“是的，太太。”

“给我，给我呀！……”

我始终很纳闷，但从××夫人的着急忙慌和思想的缺乏条理来看，这里面有股全力以赴的劲头。必要的话，女人搞鬼时可以镇静自若，行善时却绝做不到。

××夫人交给我一页纸，上面写着：莫兰夫人私立学校，蒙梭街二十一号。

“您知道，”××夫人又说，“我姑妈是个古板的女人……”

接着，她朝贴身女仆转过身去：

“天气很好，给我一顶薄些的帽子，小姐。”

“太太错了，风很冷。”

“上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我戴这顶丝绒帽……你给了我一条毛料连衣裙，可太阳那么好……”

然后，她冲着我说：

“那些女施主无所不知，我姑妈那份好奇……”

“太太穿另一条连衣裙吗？”

“不，来不及了。把我女儿领来吧。”

“您女儿？”我叫道。

“对，您看，我想配得上人家给予我的信任……这可怜的女孩儿将成为我的孩子。”

一个小姑娘走进来，跑着扑到××夫人的怀里。我无需再问什么；她的在场向我说明了一切！大滴的泪水使我眼皮发胀，视线模糊，然而这头美丽的金发，随随便便盘在额头上方……天使的额头！这双明眸，这张脸庞，令我回想起已经不在的那个女子。可怜女孩的黑衣裙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气。××夫人打发她到我跟前来。我的目光经受不住她那稚气的目光：我亲了亲她的头发。

××夫人为我的激动感动不已，似乎回想起她写信请我来陪她出趟门，却丝毫没有告诉我她的计划。

“我真丢三落四！”她大声说，“我现在才想起您不知道她委托我抚养她的女儿……您对我那样不关心！……是的，她临死前想到了巴黎的朋友们……她叮嘱我与一位有可能关心她的人一起照看她的孩子……哦！多么令人伤心的信啊！……我挑选了您；我做得不对吗？……您该想到教育一个女孩子是件多么重要的事：这小家伙有一天将有六万法郎年金。”

××夫人讲着，孩子望着我，好像在回想是否已经和我见过面……啊！仆人及时来通知马已备好！……孩子交回保姆手里，我们动身了。

我觉得我们要走的路程很长，尽管××夫人只对我讲些有趣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听着叫人心里难受，我无力应对……我受着折磨，想看看那封包含着一位女子遗愿的信，这女子的死对和她相识的人来说是个惨重的损失。我不知道何种隐秘的希望激荡着我的心；一度竟斗胆指望××夫人的轻佻……我结结巴

巴地向她提出我的请求，她一口回绝，制止了这方面的一切纠缠。于是我想到女子无个人利害需要违背友谊法则时，她们遵循这些法则比我们这些人更一丝不苟，我只好死了心。

马车停在一幢十分雅致的房子前，从金色酒神杖^①式的栅栏上方可以瞥见列柱廊：这就是莫兰夫人的私立学校，尽管外表丝毫不看不出来。

穿过一个漂亮的小庭院，北风没有驱散院中三月阳光温馨的暖意，我们被领到一间会客室。

这幢房屋收拾得既有法国式的雅致，又有英国式的舒适，令人顿生好感。

××夫人报出姑妈的名字，作了自我介绍，提到受她监护的未成年孤女，问了一些情况。交谈当中，我细看了学生们用铅笔画的几幅肖像。小艺术家们谈不上有什么才华；但是引发创造这些作品的感情令我深思；××夫人此刻拿出如此伟大凭据的友谊，不正是在女子度过第一个四分之一人生的这些寄宿学校里开始的吗？心灵不正是在这儿与生活方式协调起来，为她们的未来做准备吗？……

可女子的未来是怎样的未来啊！年轻时，她们是客厅的活点缀，是头戴花冠、为主子们培养出的奴隶；哪只手给她们套上锁链无关紧要，只须这些锁链是镀金的。但她们的青春很快在大出风头的琐事中逝去，等到上了年纪，世人就远远避开她们；她们被迫反躬自省；徒劳地寻找一颗与她们呼应的心；没有子女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她们发着抖走向坟墓，对永恒的毁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酒神杖是根尖端带一个松果或一簇葡萄叶的长棒，为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所执。

灭和对唯一能使她们免遭毁灭的上帝同样惧怕。

有人走进会客室，孩子们欢快而久不停的大笑声这时一直传到我们耳际：课间休息时间到了。童年欢乐中的纯洁与盘踞在我头脑中的思绪形成鲜明的对照；豆蔻年华幸福的无忧无虑使我恢复了独立思考，我需要它以便参观学校内部：良机不可失；我体验到的欣喜如同一个欧洲人踏进穆斯林的后宫，但我为不同的感情怦然心动。

莫兰夫人的寄宿学校是在她丈夫——其青年男子学堂享有着应得的声誉——的监督下为她建造的，长期经验的成果支配了整体，并在细枝末节中显露出来：寄宿学校坐北朝南，四周花园环绕，空气洁净，教室宿舍布局合理；秩序，清洁，雅致迷住了我；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切。那儿，是一间健身房，厚厚的一层细沙消除了摔倒受伤之虞；这儿，是一座装饰趣味高雅的小教堂；稍远，牛栏之上是医务室，和煦的空气从一个开口处进入牛栏。自学校开办以来，还没有一个女病人走进这个病痛之所。我发现到处是钉着耶稣的青铜十字架，作为这些供八十名女生居住的宽敞房间的唯一点缀；但是，在画室，这一发现对我的触动更大。基督在那儿俯视着所有打上古代天才印记的易碎的残破石膏像：这种混合，在罗马圣彼得主教座前可以见到，它空前尖锐地向我诉说了当今在怀疑之风劲吹下美术表达宗教感情的无能为力。

“倘若基督教不再满足我们智力的需要，”我想，“倘若它不能占满我们的心，至少我们不应忘记多亏它我们才有了今日，是它摧毁了对女子的奴役，必须尽量忘却这种奴役，直至对它的回忆。基督的形象应当放在那儿，比放在这群注定要当母亲的姑娘中间更合适呢？

钢琴声打断了我的遐想：一名女学生在弹奏《哑女》^① 的祈祷曲，给人一种美妙的感觉；这感觉与我的思绪那样协调，我以为听见了未来之声，听见了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表达的宗教语汇……

“您看我多高兴，”××夫人这时对我说，“我会提起这所学校的。”

“您要当它的后台？”我回答说。

“您以为我在说笑？……当我对母亲们说：‘把你们的女儿送到这儿来’，所有的母亲都会相信我的话。况且，事情已安排好，我喜欢这所寄宿学校，我们的小孤女在这儿会过得很好；我非常喜爱散步，蒙梭公园离这儿只有几步路，我会经常来，希望在这儿碰见她；您知道，奥尔良公爵夫人把她的一位教女托付给了莫兰夫人，由于这个情况，她的小伙伴全部获准随意出入公园。”^②

××夫人刚说完，我们见快活的女寄宿生们全走了进来；她们脸上喜气洋洋。有几个互相讲英语，另外的则讲意大利语，我用这两种语言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多么幸福的年龄，她们还未曾领教财富和出身的区别，最勤勉、最有学问者名列前茅，聪明才智未受到骄横傲慢的侮辱，惩罚和奖赏是所作所为的后果！

“您跟我一道去内衣店吧，”××夫人对我说，“我要为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订做衣服行装；您是否注意到她们全都穿黑罩衫？着装没有差别。这样好，哈！这样很好！对我们女子而言，教育应当有一个平等的基础；我们都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对啦，您看

① 指法国作曲家奥贝尔(1782—1871)于一八二八年创作的歌剧《波蒂奇的哑女》，该剧被认为是大型歌剧的开山之作。

② 蒙梭公园当时是奥尔良公爵，即未来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私人产业。